

# 廣州方言訓讀字的百年演變

黃小婭

廣州大學中文系

廣州方言是從古代漢語中分化出來的。古代漢語詞匯的特點之一就是單音節詞佔優勢。由於廣州方言形成較早，後來詞語的變化又比較緩慢，因此，廣州方言詞語保留了單音節詞佔優勢的特點。本文所說的訓讀字，大多是廣州方言裏單音詞的同義字，並且是至今仍活躍在日常口語中的常用詞。

所謂訓讀字，就是選用現成的與方言詞字義相同或相近的字來標寫與之讀音不同的方言詞，就用字說這是訓讀字，就讀音說這些字的音是訓讀音。例如，「迫」，本音pak<sup>2</sup>，在廣州方言口語中則訓讀為「逼」pik<sup>2</sup>。<sup>1</sup>

十九世紀中葉到中國廣東省境內傳教的西方傳教士W. Lobscheid，<sup>2</sup> 編纂了一部記錄當年廣州話的方言詞典《漢英字典》(A Chinese And English Dictionary, 1871, 以下簡稱C. E. D.)，字典的正文前附有一篇寫於1869年的前言，據此推斷這本字典至少在1869年即已成書，距今已有一百三十多年的歷史。W. Lobscheid編寫的這部字典，對所收入的字詞全都注上了當時的廣州音。筆者在研讀這本字典的過程中，整理出二十二個訓讀字，

1 1. 注音符號：本文用作廣州方言訓讀字百年演變比較的方言歷史資料《漢英字典》，其記音符號是採用羅馬字母，限於篇幅，本文僅將要討論的訓讀字在原字典裏所注用的羅馬字母，與現今所採用的國際音標對照列示如下(方括號內為國際音標)：

ā-[a]      a-[ɤ]      ē-[ɛ]      i-[ei]      o-[ɔ]  
éu-[œ]      eng-[ɛŋ]      óp-[ɔp]      ch'-[tʃ']      ng-[ŋ]

2. 調類標示：歷史資料是用調類符號，本文以數字表示調類，即

調類符號：陰平□ 陰上◌◌◌ 陰去◌◌◌ 上陰入◌◌◌ 下陰入◌◌◌

陽平◌◌◌ 陽上◌◌◌ 陽去◌◌◌ 陽入◌◌◌

表示調類數字：1-陰平、上陰入 55調 2-陰上 35調 3-陰去、下陰入 33調

4-陽平 21調 5-陽上 13調 6-陽去、陽入 22調

音標的詳細對照請參見黃錫凌：《粵音韻匯》(香港：中華書局，1997年，重排本)頁59-67。又，《漢英字典》的入聲，上陰入和下陰入均標調為：◌◌◌，與今天所用的不同。

2 Wilhelm Lobscheid, 生卒年不詳。中國名羅存德，英國人，德國禮賢會(Rhenish Missionary Society)教士，1848年5月到達香港。

並以此為線索，查閱了當代出版的廣州方言詞典，實際考察了它們的變化情況，通過一百多年來的演變對比，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事實：一百三十多年來，由訓讀字記錄下來的那些方言詞仍然活躍在粵方言區人們的口語裏，而訓讀字的書寫卻發生了變化，有些沿用了多年至今仍在用；有些則被新的訓讀字所取代；還有些因受普通話的影響，產生了新的訓讀字。對此，我們有必要作一些探討。

### 一、古今一致的訓讀字<sup>3</sup>

指的是一百多年來書寫一致的訓讀字。下文表格所列，左邊的取自於當代出版的《實用廣州話分類詞典》和《廣州話詞典》，右邊的是C. E. D.；今訓讀字以國際音標注音，古訓讀字的注音、例句及英文釋義均取自於原字典。為了便於比較，保留C. E. D.所收用的字形。

序號	《實用廣州話分類詞典》/ 《廣州話詞典》	C. E. D.
1	孖ma <sup>1</sup> 雙，成雙的：孖仔（孖生子）	孖 <sub>c</sub> ma twins, double; 孖仔仔, to bear twins.
2	蠢ngɔŋ <sup>5</sup> 傻；笨；呆：蠢居（傻瓜；笨蛋）	蠢ngong <sup>2</sup> and ong <sup>2</sup> stupid, simple, doltish; 咁蠢, so foolish! so stupid!
3	罅la <sup>3</sup> 兩物之間間隙；縫兒：門罅（門縫兒）	罅la <sup>3</sup> a crack; 有罅, to have a crack.
4	屈wet <sup>1</sup> 弄彎：屈鐵線（彎鐵絲）	屈wat, to stoop, to bend; 屈身to stoop.
5	啄toɛŋ <sup>1</sup> （書面讀音toek <sup>3</sup> ）啄：鷄啄米	啄téuk <sub>,</sub> <sub>c</sub> téung, to peck at
6	靚lɛŋ <sup>3</sup> 漂亮：好靚嘅風景（很美的風景）	靚leng <sup>2</sup> , 好靚very neat.
7	擘mak <sup>3</sup> 撕：擘張紙俾我（給我撕一張紙）；叉，張：擘大個口（張大嘴巴）	擘mák <sub>,</sub> to break, as bread, to tear, 擘紙to tear paper, 擘開口, to open the mouth.
8	跛pɔi <sup>1</sup> 手足殘疾：跛手跛腳（癱手癱腳）	跛pai, 跛手lame in the feet; 跛腳a lame hand.

3 本文所說的「古」係就C. E. D.而言，並非漢語史上嚴格意義上的劃分期。

9	澀；劫kip <sup>3</sup> 澀：啲鷄屎果澀嘅，點食啊？（那些番石榴澀的，怎麼能吃呀？）	澀；澀；劫kip, rough;澀味，a rough taste.
10	凹（凹）nəp <sup>1</sup> 凹：入去（凹入去）	凹āu <sup>1</sup> coll, nap, a small indenture or cavity
11	仔tʂei <sup>2</sup> 兒子；泛指兒女	仔 <sup>2</sup> tʂai a child;仔女，sons and daughters, children

1. 孖，《廣韻》平聲之韻子之切，又疾置切：「雙生子也。」在廣州話中詞義擴大，連成對的都謂「孖」。如說「孖棍」（兩塊相連的肥皂）；連續兩個相同的數字，就說「孖某數」。其本音應為tʂi<sup>1</sup>，訓讀音為ma<sup>1</sup>。

2. 癡，《廣韻》去聲絳韻陟降切。又呼貢切。《說文》：「愚也。其本音應為tʂŋ<sup>3</sup>或hŋ<sup>3</sup>，訓讀成ŋŋ<sup>6</sup>。此字在古籍中用例不少。例如，《荀子·儒效》：「狂惑癡陋之人，乃始率其群徒，辯其談說。」楊倞注：「癡，愚也。」《墨子·非儒下》：「其親死，列尸弗斂，登堂窺井，挑鼠穴，探滌器，而求其人矣，以為實在，則癡愚甚矣。」《史記·汲黯列傳》：「甚矣，汲鄭之癡也」。

3. 罅，《廣韻》去聲禡韻呼訝切：「孔罅。」《說文》：「裂也。」段玉裁注：「罅，引申為凡裂之稱。」其本音應ha<sup>3</sup>，訓讀成la<sup>3</sup>。

4. 屈，一百多年來廣州方言均以「屈」表示「弄彎」之義。其本字應是「挽」，《集韻》入聲物韻紆勿切：「拗戾也。」音義均合。屈，《廣韻》入聲物韻區勿切。又九勿切。《玉篇》：「曲也。」《易·系辭下》：「尺蠖之屈，以求信也。」《漢書·司馬相如傳下》：「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屈」與「挽」同義，在廣州方言訓讀為wet<sup>1</sup>，是訓讀字。

5. 啄，《廣韻》入聲覺韻竹角切。又丁木切。《說文》：「鳥食也。」《詩·小雅·黃鳥》：「無集於谷，無啄我粟。」「啄」字古音只有入聲讀法。廣州話中「啄木鳥」的「啄」仍讀本音tʂek<sup>3</sup>，但表示「啄」意義的口語詞則訓讀為tʂeŋ<sup>1</sup>，如「鷄仔tʂeŋ<sup>1</sup>蟲蟲」（小鷄啄蟲子），此字也可看作是「陽入對轉」而派生的同義詞。<sup>4</sup>

6. 靚，《廣韻》去聲勁韻疾政切。《集韻》：「女容徐靚。」由此引申出艷麗，美好。宋

4 詳細論證見李如龍《閩粵方言的「陽入對轉」派生詞》，載李如龍：《方言與音韻論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1996年），頁306-315。

代王安石《再至京口寄漕使曹郎中》：「北城紅出高枝靚，南浦春回老樹圓。」又宋代方千里《側犯》：「四山翠合，一溪碧繞秋容靚。」其本音為tʂiŋ<sup>6</sup>，訓讀為le ŋ<sup>3</sup>。

7. 擘，《廣韻》入聲麥韻博厄切。《說文》：「搗也。」段玉裁注：「今俗語謂裂之曰擘開。」其本音應為pek<sup>1</sup>，訓讀為mak<sup>3</sup>。

8. 跛，《廣韻》上聲果韻布火切。《說文》：「行不正也。」本音為pɔ<sup>2</sup>，訓讀為pei<sup>1</sup>。

9. 澀，《廣韻》入聲緝韻色立切。《說文》：「不滑也。」朱駿聲《通訓定聲》：「澀，字也作澀。」澀、澀二字互為異體，今簡化為澀。其本音應為ʂap<sup>3</sup>，訓讀音kip<sup>3</sup>，「劫」則是表示「澀」意義的訓讀音的同音字。用同音字或近音字記錄方言詞是粵方言用字系統的一個顯著特徵。<sup>5</sup> 一百多年來廣州方言都用這個同音字記錄其口語詞。

10. 廣州方言口語把「凹凹凸凸」說成nɛp<sup>1</sup> nɛp<sup>1</sup> tet<sup>6</sup> tet<sup>6</sup>，本字為「凹」，《集韻》入聲洽韻呢洽切：「凹凹，物低垂貌。」音義均合。「凹」，《廣韻》入聲洽韻烏合切：「下也。」又《集韻》於交切：「窟也。」是「凹」的同義詞，本音應為ap<sup>3</sup>或au<sup>1</sup>，訓讀為nɛp<sup>1</sup>。

11. 仔，其本字是「崽」。《廣韻》平聲佳韻山佳切。又山皆切，《集韻》子亥切。《方言》卷十：「崽，子也。湘沅之會，凡言是子者，謂之崽，若東齊言子矣。」明焦竑《俗書刊誤》十一《俗用雜字》：「江湘吳越呼子曰崽。音宰。」廣州話音合「子亥切」。故「仔」是「崽」的訓讀字。「仔」在廣州話中詞義擴大，指兒子，還泛指兒女，也還指稱年輕或年幼的男性。

這些古今書寫一致的訓讀字在粵方言區沿用多年，為人們所廣泛使用，成為粵方言用字系統中相對穩定的書寫符號。不僅被收集在當代出版的廣州方言各詞典中，還常登用在羊城各報刊雜誌裏，影視屏幕上播放的粵語節目，其文字對白也時常見到，就是市民們在日常的書面表達上也使用。最近深圳某報舉行一場學生雙胞胎大賽，不曾想到深圳的雙胞胎比預想的要多，於是發表了題為「深圳家庭仔仔多」的報導。<sup>6</sup> 這裏的「仔仔」二字就是訓讀字。

## 二、古今相異的訓讀字

即指訓讀字的書寫在這一百多年裏發生了變化。

5 對粵方言用字系統的詳細討論，請參見拙文〈粵方言用字一百多年來的演變〉，載單周堯、陸鏡光主編：《第七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頁237-260。

6 見《羊城晚報》2001年5月13日。

序號	《實用廣州話分類詞典》 《廣州話詞典》	C. E. D.
1	乜 (歪) mɛ <sup>2</sup> 歪斜	歪 <sub>c</sub> wái, 𠵼 <sub>c</sub> mé, awry; 放歪, to place awry
2	晾: 晾 loŋ <sup>6</sup> 晾掛, 晾曬 (衣服)	晾 loŋ <sub>g</sub> to dry in the sun; to hang up to dry
3	𨮒 (夾) kɛp <sup>3</sup> (kap <sup>3</sup> ) 合作: 我嚟同你𨮒啦 (我來跟你合作吧)	合 kóp <sub>2</sub> 合理, to join
4	匿 nei <sup>1</sup> 躲藏: 匿埋 (躲起來)	關 <sub>c</sub> ni to hide one's self, 關埋 to hide one's self
5	屈 wɛt <sup>1</sup> 把氣憋在心裏: 屈氣 (憋氣)	鬱 wət, 鬱氣, vexed, irritated, repressed feelings
6	溷 nɛp <sup>6</sup> 潮濕: 濕溷溷 (潮濕; 濕漉漉)	溷 nap <sub>2</sub> and yap <sub>2</sub> splashy, 濕溷溷, muddy, slimy
7	賺 tɕan <sup>6</sup> 掙 (錢): 賺錢	𨮒 tsán <sub>2</sub> 𨮒錢, to make N'ɛy
8	游水 jəu <sup>4</sup> ɕɛy <sup>2</sup> 游泳	洄 <sub>c</sub> yau, to swin; 洄水, to swim in the water
9	牙刷 ŋa <sup>4</sup> tɕ 'at <sup>2</sup> 7	牙擦 (擦 ts'at <sub>2</sub> ) , a tooth - brush
10	踩 jai <sup>2</sup> 踩: 隻腳踩落地 (腳踏在地上) 踹 jai <sup>2</sup> ; 踹 'ai <sup>2</sup> (讀書音)	踹 'ch'ai, to tread on; to trample under foot; 踹住佢, step on it
11	褲根 fu <sup>3</sup> nɔŋ <sup>6</sup> 褲襠: 個褲襠大得滯 (這褲襠太大)	袴襠 (襠 <sub>c</sub> tong) , the crutch of a pair of pantaloons

1. 歪, 《字匯》烏乖切。《說文》: 𠵼, 不正也。]段玉裁注: 「俗字作歪。」本義為不正。「歪」的本音 wai<sup>1</sup>, 廣州話訓讀為 mɛ<sup>2</sup>, 今除了本字外, 還記下了民間的寫法「乜」。乜, 《字匯》: 「眼乜斜。」「乜」為「歪」的訓讀字。一百多年前的字典記下了「歪」的本音 wai<sub>c</sub> 與訓讀音 'mé。

2. 晾, 《集韻》去聲宕韻郎宕切: 「暴也。」《字匯》: 「晒晾。」音義俱合, 晾為本字。晾, 《字匯補》裏樣切: 「晒暴也。」「晾」與「晾」詞義相同, 本音應 loŋ<sub>g</sub><sup>6</sup>, 訓讀為 loŋ<sup>6</sup>, 「晾」為訓讀字。

7 調類標示「-2」表示在廣州方言口語中變讀為陰上調。

3.本字應是「恰」。「恰」，《廣韻》入聲合韻古沓切：「並恰，聚也。」《說文》：「恰，合也。」王筠釋例：「是合恰義同音異。通力合作，合藥及俗語合伙，皆恰之音義也。今無復用恰者。」但是此字音詞義至今仍留存在廣州方言的口語裏：恰份做生意（合伙做生意）；恰計（共同商量進行某種活動）；恰檔（合作）以及熟語「恰手恰腳」都是表示通力合作之義。

合、故為古今字，是「恰」的訓讀字。《廣韻》入聲合韻侯閤切。《爾雅·釋詁上》：「故，合也。」《說文》：「故，合會也。」段玉裁注：「今俗云故縫。」徐灝箋：「合、故古今字。」合、故，本音hap<sup>6</sup>（另有古沓切，指容量單位，十合為一升），訓讀為kɛp<sup>3</sup>或kap<sup>3</sup>。在日常書寫中常用「合」字。

夾，同音字。

4.表示躲藏之義，古今用了不同的訓讀字。匿，《廣韻》入聲職韻女力切：「藏也。」又「隱也。」其本音nik<sup>6</sup>，訓讀為nei<sup>1</sup>。闕，《廣陽雜記》音鑽平聲。《字匯補》：「隱入也。」本音ɬyn<sup>1</sup>，訓讀為nei<sup>1</sup>。

5.「鬱」與「屈」二字，前者為本字，後者為訓讀字。

鬱，《廣韻》入聲物韻紆物切。《正字通》：「幽滯不通。」此字在古漢語中多有用例。《楚辭·哀郢》：「慘鬱鬱而不通兮。」唐·韓愈《送孟東野序》：「樂也者，鬱於中而匯泄於外者也。」宋·蘇軾《賈誼論》：「縈紆鬱悶，趨然有遠舉之志。」現簡化成「郁」。

屈，《廣韻》入聲物韻區勿切。又九勿切。《增韻·勿韻》：「鬱也。」本音應為kw'ət<sup>3</sup>或kwet<sup>3</sup>，與「鬱」同義，為訓讀字。「屈」字一身兼二任，以其兩個不同的義項「曲也」和「鬱也」，充當了兩個不同的本字「挽」與「鬱」的訓讀字。

6.涸，《廣韻》入聲緝韻尼立切：「濕涸。」《類篇》：「涸，濕涸，水貌。」音義俱合，涸為本字。此外，疊韻詞「濕涸」至今仍是廣州話常用的口語詞。涸，《廣韻》入聲緝韻去急切。《說文》：「幽濕也。」《廣雅·釋詁一》：「涸，濕也。」「涸」與「涸」同義，本音為hɛp<sup>6</sup>，訓讀為nɛp<sup>6</sup>和jɛp<sup>6</sup>（C. E. D.記作nap<sub>2</sub> and yap<sub>2</sub>），後者的讀音在今日廣州市區的口語裏極少聽到。

7.賺，《集韻》去聲陷韻直陷切：「市物失實。」明焦竑《俗書刊誤·俗用雜字》：「賤買貴賣曰賺。」廣州方言說「賺主要指掙（錢）。賤，《廣韻》去聲諫韻烏患切：「支財貨。」後由此引申出賺的意義。清黃小配《宦海升沉錄》第五回：「所以世人說一巴掌就賤得數十萬，就是這個緣故。」「賤」與「賺」同義，本音wan<sup>3</sup>，訓讀音為tʂan<sup>6</sup>。

8.本字是「游」。游，《廣韻》：「平聲尤韻以周切。《玉篇》：「浮也。」音義均合。涸，《廣韻》平聲尤韻似由切：「人浮水上。」與「游」同義，本音應ɬ'eu<sup>4</sup>，訓讀成jeu<sup>4</sup>。

9.「牙刷」中的「刷」應為本字，《廣韻》入聲薛韻所劣切，又數刮切。《說文》：「刮也。」本音為syt<sup>3</sup>或ʂat<sup>3</sup>，口語裏常說成tʂ'at<sup>3</sup>，刷鞋、刷鍋或刷洗等詞語中的「刷」都說成tʂ'at<sup>3</sup>，

但「刷子」要單說，和「牙刷」的「刷」一樣變讀陰上。<sup>8</sup> tɕ'at<sup>2</sup>是訓讀音，一百多年前寫訓讀字「擦」。擦，《字匯》初夏切。《正字通·手部》：「擦，摩之急。」與「刷」義近音異。

10.表示「踩」之義的字，一百多年前只有一音一字「踹」。踹，《廣韻》去聲換韻丁貫切。清段玉裁《說文解字》：「《篇》、《韻》有踹字，今俗語謂用力踏地曰踹。」本音應tɕ'n<sup>3</sup>，訓讀為tɕ'aɪ<sup>2</sup>。王力先生曾在1955年寫的《廣東人怎樣學習普通話》一文中說道，廣州話的「踹」等於普通話的「踩」。<sup>9</sup>可見，王力先生寫此文時，粵方言區表示「踩」之義用的仍是「踹」字。而同是粵語區的香港直至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也還在使用這個訓讀字。<sup>10</sup>

今口語「踩」有兩音，因而反映在方言詞典上就記有兩個讀音[jai<sup>2</sup>]和[tɕ'ai<sup>2</sup>]，同時用有「踩」與「踹」兩字。<sup>11</sup>無論讀哪一個音，對「踹」字而言均為訓讀音，把踩[tɕ'ai<sup>2</sup>]讀成[jai<sup>2</sup>]則為新的方言訓讀音。

11.襠，《廣韻》平聲唐韻都郎切。《玉篇》：「褲襠也。」《正字通》：「褲之當隱為襠。」一百多年前的字典記下了「襠」的本字本音。今則記作：根nɔŋ<sup>6</sup>，字形和讀音均不同於前，為此筆者查閱了近年來內地出版的有關粵語的書籍和字典，記錄如下：

李新魁《廣東的方言》：褲襠 fu<sup>3</sup> nɔŋ<sup>6</sup> (頁51)

白宛如《廣州方言詞典》：褲襠 fu<sup>3</sup> nɔŋ<sup>6</sup> (頁68)

饒秉才《廣州音字典》：襠，𧞙 lɔŋ<sup>6</sup> (頁364)<sup>12</sup>

從這些材料可以看到

1. 反映了廣州方言n、l不分的語音現象 (記有nɔŋ<sup>6</sup>與lɔŋ<sup>6</sup>)。
2. ——產生了新的訓讀音：襠 nɔŋ<sup>6</sup>或lɔŋ<sup>6</sup>。今廣州人看到「褲襠」一詞，一般會用方音去讀「襠」字。
  - 產生了新的近音字：根，《集韻》上聲蕩韻里黨切：「根禱，衣蔽。」因廣州人大多是n、l不分，故視其為近音字。
  - 產生了新的同音字：襠，《集韻》去聲宕韻乃浪切：「寬緩也。」其本義與「襠」不合。王力先生曾考證「襠」的本字與「當」有關。<sup>13</sup>

8 刷子，廣州話單說成tɕ'at<sup>2</sup>。例如：攞個tɕ'at<sup>2</sup>嚟(拿一個刷子來)。

9 王力：《王力文集》第七卷(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0年)，頁212。

10 見本頁注11。

11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漢語方言詞典》(北京：語文出版社，1995年，第二版)頁365注：□jai<sup>2</sup>，踩tɕ'ai<sup>2</sup>。／白宛如：《廣州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年)頁105注：踩tɕ'at<sup>2</sup>；口語有時讀iai<sup>2</sup>。／劉錫祥：《實用粵英詞典》(Printed and Published by the Government Printer Hong Kong, 1977), pp 42：踹chaai<sup>2</sup>, also pronounced yaaɪ<sup>2</sup>。

12 饒秉才等人合編的《廣州話詞典》、劉錫祥的《實用粵英詞典》以及鄭定歐的《香港粵語詞典》沒有收錄「褲襠」一詞；《漢語方言詞匯》也沒有收入此詞。

13 王力：《同源字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頁353-354。

我們由此得到一個重要啟示：在語言發展的過程中，當方言口語詞的語音發生了變化，與原先記錄詞語的文字字音相異時，也就是說，文字字音與口語語音相悖時，就有可能出現由兩個或兩個以上不同的字來記錄同一個方言詞的現象。<sup>14</sup> 導致這一百多年來訓讀字書寫變化的原因主要有三：

第一，建國後國家推行的文字改革工作，語言文字的規範化和標準化，教育的普及，特別是現代漢語用字標準字形的規定，促使粵方言區的人們在書面表達方面要遵循漢字書寫的規範化原則。以「賺」字為例，就很可能說明問題。訓讀字「𧸉」曾是粵方言用字系統中的常用字，在以往的書寫中曾大量使用（下文例句中帶黑點的字為筆者所加）：

若然唔係又好早日番頭，想佢契媽及𧸉錢頭路熟透，唉唔怕醜。（1951年）<sup>15</sup>

她們為著要達到𧸉錢的目的，就連自己的親友同鄉甚至五服內的內外侄女、侄輩都在打她們的主意。……（1964年）<sup>16</sup>

廣州地區的火柴廠每年都𧸉了十多萬元白銀。（1965年）<sup>17</sup>

甚至於當代廣東著名作家陳殘雲寫的《香飄四季》裏也用了此字：「爹說，𧸉了錢給我娶親。」現在粵語區都按規範化的文字統寫作「賺」。再如，游水、牙刷等詞語都寫成合乎現代漢語的規範化的標準字形。雖然，方言字典收錄了民間使用的「乜」字，但在書面表達上多以寫「歪」為主，如「歪歪斜斜」、「歪身歪勢」，讀時用方音，寫下來的則是規範漢字。

第二，去繁求簡，也是訓讀字字形變化的原因之一。漢字是記錄漢語言的書寫符號，如果筆劃過多，難寫、難認、難記，就不利於發揮文字的交際作用。同理，記錄漢語方言口語詞的文字，如果字形繁複，也不便於使用。例如，鬱、聞，筆劃繁多，書寫不便，故採用筆劃較少的同義字「屈」和「匿」。

第三，語音發生了變化，如果文字也隨之變化，反映在廣州方言訓讀字的寫法上也就會有不同。如上所述的「襠」字就是。

14 筆者查閱了一些香港出版的粵語書籍：B. F. Meyer & T. F. Wempe編的《學生粵英詞典》、黃錫凌的《粵音韻匯》、李卓敏的《李氏中文字典》、劉錫祥的《實用粵英詞典》（收有「襠」字，注本音），從書面材料來看，沒有這個字的音變記錄，一字一音，因而也就沒有字的更替變化現象。

15 《改良嶺南即事》（無出版資料），中華民國40年。

16 駱亭：〈廣州的「媒家」〉，載廣東省廣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廣州文史資料》第12集，（無出版資料，1965年）。

17 利耀峯：〈回憶四十年間廣州地區的火柴工業〉，載廣東省廣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廣州文史資料》第14輯，（無出版資料，1965年）。



### 三、受普通話影響而產生的新的訓讀字

廣州話的語音和詞匯與漢民族的共同語差別較大，有些常用的方言詞或因本字生僻，或因讀音變異，或者是普通話的一些詞語在方言中無法完全對應，本地人便把方言詞的音套用於共同語的常用字，這就產生了新的訓讀字。

例如：鍋，本音wɔ<sup>1</sup>，訓讀為wɔk<sup>6</sup>，寫作「鑊」。廣州話的「鑊」就是普通話的「鍋」，鐵鍋、鍋鏟的「鍋」都訓讀成「鑊」。但是在「鍋爐」一詞，「鍋」讀本音。

捂，本音ŋ<sup>5</sup>，訓讀為ɐm<sup>2</sup>，寫成「揞」；「捂住」說「揞住」[ɐm<sup>2</sup> tʂy<sup>6</sup>]。

棵，本音fɔ<sup>2</sup>，訓讀為p'ɔ<sup>1</sup>，寫「禽」字；「一棵樹」說「一禽樹」[jɛt<sup>1</sup> p'ɔ<sup>1</sup> ʂy<sup>6</sup>]。

摠，訓讀為kɛm<sup>6</sup>，寫「揸」。摠電鈕、摠圖釘的「摠」都說成「揸」。

鍋、捂、棵和摠等字，在普通話裏很常見，但其本音所表示的詞在廣州話的日常口語中極少出現，因此，廣州人就會用口語中常用的詞去訓讀這些書面上常見的同義字。<sup>18</sup>

產生於這方面的訓讀字，是由於讀書音和口語音的脫節。正如嚴學窘先生所說：「古代早就有『雅言』與『方語』之別，兩者並存於各個歷史階段。『雅言』即是『通語』，『方語』即是地方性的讀音。字皆雅言，而音有方語。讀書音一般來自『雅言』，口語音一般來自『方語』。這樣看來，語音的『雅』『方』異讀，是訓讀產生來源之一。」<sup>19</sup> 其實這也正是廣州方言訓讀產生的原因之一。

### 四、對廣州方言訓讀字的初步考察

前文已述，訓讀字是選用現成的與方言詞字義相同或相近的字來標寫與之讀音不同的方言詞。要知道，並非所有的訓讀字都有原字或本字，有些訓讀字的本字不易確定，或暫時找不到，甚至根本沒有。此外，在廣州方言裏對應的這些訓讀字，用來訓讀的同義或近義詞與被訓讀的同義或近義詞之間，它們的讀音關係又是怎麼的呢？

#### 1. 有本字可考的訓讀字

1.1. 雙聲同義，即用來訓讀的同義詞與被訓讀的同義詞，其聲母相同。例如，仔與崽、晾與眼是雙聲同義詞。

1.2. 迭韻同義，即指用來訓讀的同義詞，跟被訓讀的同義詞，兩者的韻母相同。如：屈與挽、合與恰、屈與鬱、滯與泗。

18 李新魁等著：《廣州方言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279-280。

19 嚴學窘：《漢語中的訓讀現象》，載呂叔湘選者：《語言文字學術論文集》（上海：知識出版社，1989年），頁448。

1.3.異音同義，是指用來訓讀的同義詞與被訓讀的同義詞，其讀音不相同。比如，凹與囫、乜與歪、踹與踩。

## 2.本字尚未確定的訓讀字

這些訓讀字雖無本字可言，但與方音之間的關係也有三種類型。

2.1.雙聲同義，即選用來作訓讀的字，字的本義與被訓讀的方言詞詞義相同，字的本音，其聲母與方音的聲母也相同。例如，跛。

2.2.送韻同義，指用來作訓讀的字，其本義與被訓讀的方言詞詞義相同，其本音的韻母與方音的韻母也相同。例如，躑和罇。

2.3.異音同義，是指用來作訓讀的字，字的本義與被訓讀的方言詞詞義相同，但是其本音的聲母和韻母與方音均不同。例如，仔、靚、擊、澀等訓讀字。

以上對一百多年廣州方言訓讀字的演變作了簡略描述。廣州方言詞語包括有古漢語詞、少數民族的借用詞和獨創的方言詞語，同時還有大量的外語音譯詞。而廣州方言訓讀字構成的詞語，數量不多，卻很具地方特色，它們既保留了古漢語詞，又保留了方音，對語言演變的研究極有參考價值，我們在研究廣州方言詞匯之時，應給予注意。

## 主要參考文獻

1. W. Lobscheid, *A Chinese and English Dictionary* 1871, Hongkong Printed and Published by Noronha & Sons.
  2. 嚴學窘：〈漢語中的訓讀現象〉，載呂叔湘等著：《語言文學學術論文集》，上海：知識出版社，1989年，頁444-457。
  3. 李新魁、黃家教、施其生、麥耘、陳定方：《廣州方言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5年。
  4. 李如龍：《方言與音韻論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1996年。
  5. 麥耘、譚步雲：《實用廣州話分類詞典》，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
  6. 饒秉才、歐陽覺亞、周無忌：《廣州話詞典》，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
  7. 李如龍：〈論漢語方音異讀〉，《語言文字研究》，第1期（1999年）。
  8. 李如龍：《漢語方言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96-110。
- 其他參考工具書不再一一列出。